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壎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毛氏傳卷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閔公公名啓史世家名開避景帝諱也莊公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以繼弒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説見

隱元年

齊人救邢

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是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始葬者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

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强大如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即劉康公也此時並無襃例可驗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其氏子其氏孫一例（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

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逼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太祖而審諦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祫而以諦親言則謂之禘蓋天子七廟自禰祖曽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

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別有遷廟主可備出載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禰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禘但喪畢即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二十一月二期裕令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無據之言而胡氏謂禘是禘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為喪畢之禘又謂四時

之禘為禮文錯失則又誤以礿禘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禘名有三毋容溷也且周禮散亡三禮皆後起之書不足深據乃陋儒無學反有執三禮以繩春秋者如魯有吉禘明是周禮胡氏必强引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一語遂謂魯不宜禘又引祭統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賜魯重祭似乎魯之有禘因賜而得之則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有云以寡人之未禘祀謂晉悼初薨斯時尚未吉禘也

是晉亦有禘孔子身作春秋未聞曰晉之有禘非禮也何與是豈唐叔封晉亦有勲勞成王曽賜之與周末儒者竊引夫子及游夏之徒雜説成禮原有茫然不經讀春秋者胡氏既傳春秋則當通春秋全經全傳而備觀之而亦茫然不一讀何也若云禘所自出惟王者有之故又曰不王不禘則下文不又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乎王者禘所自出而祭帝嚳宗國亦禘所自出而祭文王故公山弗狃以魯

為宗國而襄公哭吳子壽夢于出王之廟出王文王也則即五年之禘魯所應有禮也宗法也非成王賜之而周公始受之也故禘禮有三禘所自出則惟王有之魯亦有之吉禘祫禘則不惟魯有之凡列國諸侯皆有之此核之春秋旁證之三傳及論語諸書而皦然者詳見予論語稽求篇大小宗通繹二書故曰周禮盡在魯此周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據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至是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闈宮門之小者武者右也其不書弑者諱國惡也黨不以地弑也說見隱十一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羊作邾婁

范氏云哀姜與弑閔公故出奔孫者避也此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例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闈之弑共仲謀簒也乃以與弑之哀姜而先奔于

邾圖外應也季即奉僖公以適邾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驟扼其去路而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于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也前此子般之弒慶父奔齊及季子使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復至齊國而大援遂絶此皆成季之豫為謀者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請歸而使之自縊傳季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共仲使公子魚請勿殺季不許公子魚哭而往共仲聞之曰奚斯之聲也遂縊奚斯魚字則討賊之速莫此為甚而胡氏又以緩

而失賊爲慶父擁兵之鑒則夢囈中矣若落姑之盟諸傳皆不得領要不知仲孫省難高子來盟誅哀姜而定魯亂皆本諸此此按之經文而自見者其不書殺慶父并慶父卒亦是文例說見前公子牙卒傳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來盟者平魯亂也其稱子是書例與前年季子來歸宣十年王季子來聘並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狄伐衛衛懿公惠公子宣公孫也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先是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衛國不伏曾逐惠公而立子伋之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母弟昭伯之子申為戴公廬于漕蓋伋與黔牟昭伯皆同母弟而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此據史世家與傳不同故戴公渡河

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于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諸物既而戴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鄭詩名詩序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為危國亡師之本

春秋毛氏傳卷十三

春秋毛氏傳卷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僖公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也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見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傳作曹伯誤

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邢之師也師雖衆而

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焉此是書例穀梁見左傳經文有曹伯字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則必君在師中矣夫君在師中當稱曹伯其所以不稱伯者以春秋欲貶桓桓不侯則曹亦不伯也其所以貶桓者以其救邢而先次聶北則緩不及事救非所救也此則拗曲揉直之已甚者揆其故皆以經文有曹伯二字誤之然且不會全經不考本末此一救邢尚疑為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則距

此救時已三年矣公穀二傳遂奮然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猘犬狂吠可笑已極全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來告再伐故也若其先次而後救者正以救之之速狄尚在國雖然相持是必次師其地略覘動靜而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奔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分明師遂迸力逐狄狄棄邢而逃乃得收狄所俘之器物而遷邢而

還之故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散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有同例者胡氏吠聲又謂先次後救譏救之緩夫公羊所謂緩不及事者謂邢亡也今邢亡否也所謂不及事者謂狄去而救始至事不相及也今事不相及否也然且曲為之例以杜人之口曰齊桓伐楚次于陘與其慎也此則譏其緩夫伐師可以緩而救師必不可以慎此何說耶聶北邢地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此齊遷邢如邢自遷者傳曰邢遷如歸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遠宗曰穀梁以前救邢稱曹師爲貶桓此又曰美桓何也豈曹原可稱師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據此則哀姜在邾齊桓以伯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故取姜至夷而殺之夷者齊地

也既殺于夷竟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絶不當還魯僖公不忍謂子無絶母之義請尸還葬夫然後桓公許之而姜氏喪歸杜氏云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絶之于魯而僖請喪還則此書以歸者歸于齊非歸于魯也公穀不善解經謂為歸魯而胡氏又遵之然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反至自齊耶夫傳春秋者當讀春秋予嘗謂公穀胡氏全然不讀春秋

者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之經而不知有十二月此不讀本經者也乃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經書以歸不一皆是歸其國非歸他國者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于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于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

全不一解傳春秋謂何

楚人伐鄭

前此皆稱荆此春秋書楚之始也其伐鄭者傳曰鄭即齊故也即者就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邾作邾婁檉作朾

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邾作邾婁偃作纓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之戍無

解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于邾邾方為之主則德之不暇況虛丘為魯戍而歸而敗之則狗豕豺狼不若矣且前一月方同盟于檉而可遽為瘈噬乎若公羊謂怨邾以夫人與齊為毋復讎則齊召姜氏邾安能禁齊殺姜氏與邾何涉公不讎齊而讎邾是惡殺而責刃也故杜氏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丘思以侵魯及僖以姜氏請

齊齊將歸姜邾人始撤其戍去而魯乃要而敗之雖似近理然亦何據焉況偃屬邾地則與戍魯要敗情事不合凡此者概當以闕疑置之可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挐穀作麗）

傳莒人來求賂（以還慶父也）季友敗諸酈酈魯地則莒師至魯矣夫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求賂乎挐莒子弟名

穀梁公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遂取而殺之稱獲者惡其紿也夫經明書敗其師獲其人而以搏殺乎考書例搏殺與戰殺稱獲不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喪自齊來以姜氏在齊也其得來自齊以公曾請之也禮喪至必告廟此以告故書則禮也而文亦寓焉

喪至不再告則前以歸非歸魯更可知矣若氏無姜字明係闕文既已諱惡則例無可貶必欲有貶則不去夫人字而單去姜字不可也况書薨書葬夫人小君稱謂歷然夫葬將祔廟小君之主將入禰室彼時尚不貶而獨于告廟時一貶之世無此理若公羊謂喪至最重則夫人之喪至自他國事當極變變禮何重輕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此與前城邢例同然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即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别邑之楚丘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故曰遷有先後城則一焉胡氏不解遷與不遷之説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未滅諸侯可相恤滅則須天王封之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則又大夢矣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

都又同一封國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丘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胡所信從者惟此公穀前師次聶北時公穀謂邢滅因救緩而胡亦遂以次師為緩救罪令又未滅耶然則何以定辭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名

先書虞賄故也時虞請先導故先虞然傳以文例言

按此晉師為晉獻公公不親將故稱師虞公者太王次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于虞史記名周北虞公是也虢公王季子虢仲之後名虢公醜國語虢公夢神執鉞傳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不戒至是晉果

至後六年虢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宋地

江黄楚與國來盟則楚黨離矣人者其大夫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氏云一時不雨必書首月故此連上冬十月春正

月夏四月而統記之至下六月然後雨則已二百四十日不雨矣第傳謂不曰旱不為災也史之書此但以記異而穀梁謂君有志于民則書之夫史記災祥豈以君意為詳略乎

徐人取舒徐舒小國名徐在下邳僮縣舒在廬江舒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即孟子無曲防無儲粟即無

遏羅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子友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曰來盟來盟乎我也涖盟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先是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至是以蔡與楚近先侵蔡而後伐楚遂者繼事之詞也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尚書

包匭菁茅為祭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時濾酒之用

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水濵

楚于僖立三年三書伐鄭齊桓會檉盟貫俱未有以

救之則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反扳援往

事與丁零盜蘇武牛羊併案何異此理絀語遁詞令

之最不善者然而無譏者伐楚故也若胡氏謂當請

天討不宜專伐則欲以惠王之庸弱而使之行令勢

必不能且討罪救患諸侯本事誰謂齊桓不當救鄭患討楚罪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有之此彼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此隨齊伐楚而死于師者男其爵新臣其名也說見前

若其但書卒而不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必歸許而死于其國故不書卒師則名陵之盟尚在卒後此時諸侯未散也故後屈完盟諸侯有云師次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觀之然後完與諸侯盟而謂許男先歸乎且胡氏不讀葬許穆公傳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來盟者楚使之來也其可不言使者書例如此此此與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二十三年祭叔來聘閔元年齊仲孫來二年齊高子來盟並同諸説謂尊完又謂尊桓又謂完有權皆不讀春秋者矣特傳稱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乃及諸

侯盟則祗此一盟而經稱盟盟師又稱盟名陵則似實

有兩盟者傳文或略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轅濤塗陳大夫據傳轅濤塗恐師還經陳鄭間必費

供應紿齊桓觀兵東夷由郯莒徐夏而循海以歸申

侯告不便齊遂執濤塗命我公會江黃伐之傳謂之

討不忠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伐陳說見前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告至于廟故書但公伐楚後又伐陳此祇告伐楚者以公出時祇以伐楚告故也其例與後六年公伐鄭又救許祇書公至自伐鄭正同公羊疑伐陳後楚叛盟而公再伐故書伐楚此屬夢夢而穀梁又妄自立例謂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若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不致伐陳而致伐楚者大伐楚也此皆由不識

公至告廟之禮以致有此然且六年伐鄭穀梁胡氏皆與救許較大小夫救許不小于伐楚矣說見桓三年公至自唐傳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公服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玆公羊作慈

傳叔孫戴伯玆謚戴伯即叔牙子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以陳服罪而歸之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娶于齊曰齊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而死傳稱烝于齊姜生太子則齊姜武公妾其所生安得稱太子乎若史世家謂娶齊桓之女則桓方興伯妾能不一顧所出如此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

吾及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嬖之甚姬欲立其子乃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嬖在外名梁五在東關名東關五晉人稱二五耦謂曲沃宗邑先君廟所在蒲邊秦屈邊翟當令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鎮之而奚齊卓子遂得擅有君國焉既而獻公作二軍自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伐魏伐耿皆滅之遂為太子城曲沃而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之大夫乃復使太子伐東山勝之還自稷桑姬乃謂公曰太子

勢成欲圖君矣復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祭歸肉于公姬寘毒而獻之覆酒于地地墳與犬斃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乃泣曰太子忍哉君老旦暮耳曽不能待而欲弑之公殺太子傅杜原欵太子奔新城自經死姬曰二公子皆知之重耳逃翟夷吾逃梁此因晉以殺太子事告故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云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夫僖公為成風子其年最

長尚有伯姬者以莊廿五年歸杞至是約一十四年則姬年當在三十以往益信成風始娶在孟任先矣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帥而行之謂之朝其子正義曰杞伯姬來絶句來者來歸寧也朝其子猶言其子朝也

夏公孫茲如牟　茲公羊作慈

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則因聘在牟而假聘以行娶者牟國名桓十五年有牟人來聘公孫茲見前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止公穀俱作戴後同

王世子者惠王之太子鄭即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前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會之而已不敢盟也何也畢不與尊盟也至是則諸侯自為盟焉此皆書其事而

美自見者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例正同或又引昭十三年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無諸侯字遂謂復舉諸侯即是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之義則同一王臣尊宰孔而不尊劉子不可解矣春秋書法貴賓劉子與諸侯同盟則同盟耳王世子與宰周公俱不與諸侯同盟則諸侯盟耳穀梁云復舉諸侯公羊曰一事再見胡氏曰

書之重詞之複皆不通之論也左傳于首止之盟曰諸侯盟則世子不盟也于葵丘之會曰宰孔先歸則諸侯自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言主楚而助以晉可拒齊也蓋欲廢太子而不欲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弦近楚小國傳曰楚使鬭穀於菟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不聽宫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戌晉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

修其職貢于王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此伐其逃盟也新城鄭邑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以救鄭圍許而諸侯即救許而釋鄭遂者繼事之詞亦速詞

冬公至自伐鄭

此告至也公伐鄭後又救許而祇告伐鄭者以告出在伐鄭故也此與前四年公至自伐楚例同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前以諸侯之師伐鄭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此復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即郳犂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郳故稱小郳此是小國新立君而相朝之禮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轅濤塗之誤軍歸也鄭大夫申侯實沮之故齊桓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虎牢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而譖于鄭伯已有間矣今齊屢伐鄭鄭思殺申侯以悅于齊以為申侯者本申國之甥而為楚文王所寵文王將死予之璧而使之他國曰子專利而不厭

恐不免也至是城虎牢專地利而又故為楚所嬖殺楚嬖則齊憾可釋矣此則專殺大夫之至無理者申

侯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梁作寧母

傳曰謀鄭也時鄭太子請齊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以悦齊管仲以其奸父命不許于是太子華得罪于鄭鄭伯乃使人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誤文

按上年閏月惠王已崩襄王𢚩大叔帶襄王弟惠后子之難惠后欲廢王立帶故前有首止之會畏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

因為此盟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例王人内臣之微者然亦王國通稱二十九年翟泉之會以王子虎為王人是也王人亦皆可與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雞澤是也惟王世子不與耳見前盟首止傳乞盟請服也乞盟在盟後則洮盟不入矣或别作他盟未可定耳

夏狄伐晉

晉伐狄敗于采桑故狄報伐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禘所自出之禘非吉禘也禮緯稱五年一禘而杜云三年大祭之名皆無定據若此夫人則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以哀姜既葬則殯廟祔姑禮所當有而至是始致主者以未行吉禘之禮故逡廵焉但傳又以為非禮則以哀姜見殺禮有不薨于寢則不致之例姜在所不致者故非禮也公羊謂致非致主此當是朝廟之禮以夫人初至而舍薦于廟者僖本聘楚

女為嫡齊女為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是以妾為妻故謂非禮此不知何據云然然朝廟謁至當另有期安得藉大禘之時雜行其禮此為不合若穀梁謂以妾為妻是僖公之母成風致主宗廟則不會全經不記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小君成風之文謂夫人之卒葬之已是大謬而胡氏又從穀梁註劉向范甯之說以為成風未死僖公于祭廟之時立為夫人夫子無立母之義僖既為君則母以子貴

在成風自為夫人何必再立況世無先君死後立夫人者又況立后自有典禮升食非策立之地出王非錫命之主宗祝祼獻不能司翟褕鞶鑑拜賜登降之用而欲使秉鬯之子無端立母則直是猘犬狂吠而以說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魯宜用禘予前已歷言之胡氏必引孔子郊禘非禮一歎以為僭越夫僭越謂羣公用之耳非周公亦僭越也且禮記所引語俱未實也雜記謂孟獻子曰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自獻子為之則此所書禘正是七月斯時獻子未生也周之七月為夏之五月故曰日至是以明堂位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然則大禘與時禘原是夏月禮記之不足憑如此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惠王實以前年閏月崩至是來告說見前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于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孔其名也宋公稱子者是時宋桓公卒襄公立而以桓未葬故襄公稱子亦禮例也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禮二王之後歸膰此以尊齊故賜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周七廟外别有文武廟專祭故專稱文武若七廟則焉得稱文武乎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以王命止之對曰天威不違顏咫

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惟許嫁故得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宰孔先歸故諸侯自為盟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弑

傳里克殺奚齊于喪次奚齊晉驪姬子姬譖殺太子申生事見前里克晉大夫見

十年傳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獻公未葬故稱子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以告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即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以國于溫故又稱溫

子溫子叛王而居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殺奚齊（見前）荀息復立卓子（驪姬娣所生者）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其稱君稱弒者以先君既葬也（獻公已葬）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也里克弒其君以里克君之也夫猶是弒君猶是殺國君之子而一則不子責受

殺者一則君之責殺者里克已矣二子被殺有何賢否而一受責一不受責乎

及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丕鄭曰不然從其義不阿其惑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

傳稱中立乃免乃別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向使三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勵雖有言誰敢承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者也是即孟子之所謂容悅君逢君者也即巫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難復告荀息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之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食言乎然而殉難矣殉又何譏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刺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

公曰冢子奉冢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令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事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亟稱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見膠結于中遂以覬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廢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即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恕詞焉然而荀息

殉難里克死辜迴乎不同嗟乎死生之際可不慎與

若公穀謂里克為太子之傅荀息為奚卓之傅則全

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傅一

如漢代殺諸王之傅而其時所殺者杜原欵也太子

傅已殺令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

辭之呂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夷吾乃遣人告賂于秦秦使公子縶弔二公子覘其賢否重耳受弔曰亡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為利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乃欲納重耳公子縶不可謂當置不仁以亂其國因與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惠公慮克鄭之屬重耳也乃召克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

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明年殺丕鄭

晉殺其大夫與前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後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書例並同 春秋討賊則有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

一例與此全異且後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鄭不與里克同弑君而與之同詞則例可見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此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春秋毛氏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春秋毛氏傳卷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夷吾殺里克時會丕鄭使秦乞緩秦賂鄭乃告秦伯謂賂之不入由吕甥郤稱冀芮實主之君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聞克死見

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謂不及克黨也丕鄭入遂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等皆克黨丕豹奔秦豹鄭之子

是年襄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受王命圭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也娶不見經其在齊桓弟與女俱不可

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踰閾汎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此旱雩也杜氏云過時非是說見前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黄

傳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黄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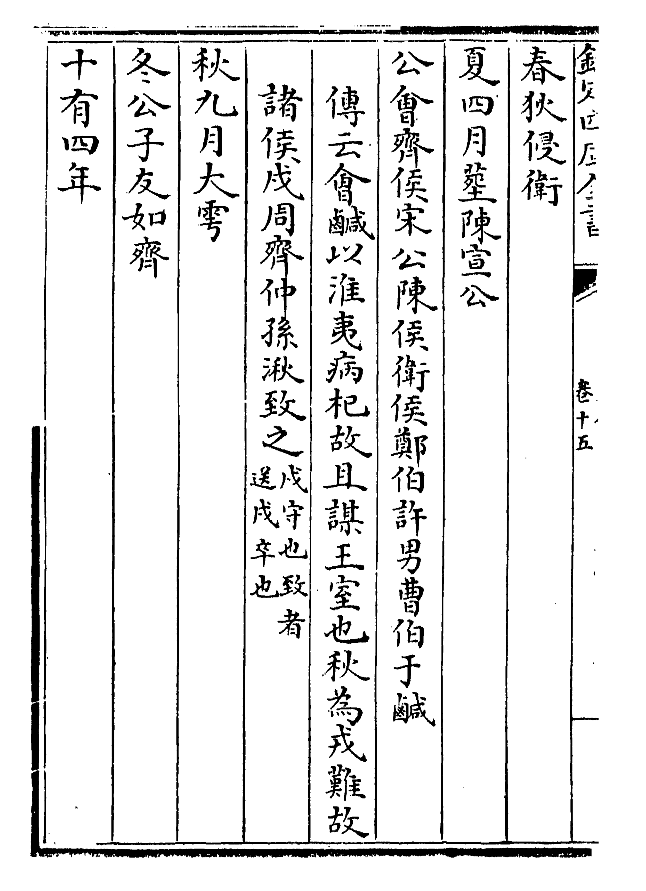
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焉若穀梁胡氏謂貫之盟管仲慮江黄近楚而逺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為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黄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考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為僖十五年此

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討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鹵莽如是可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云會鹹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者送戍卒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杞為淮夷所病將遷于是邑而齊合諸侯以城之其不言城杞者以杞是時未遷也其不序諸國者以史于諸國人氏偶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即釋例所云春秋以文史官多闕者而杜氏以有闕為工築未畢誤矣若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丘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夫子無是委曲且胡氏

義例謂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邢未滅也書城楚丘而不書城衛衛已滅也今淮夷病杞杞並未滅也乃書城緣陵而不書城杞於例謂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公穀作繒後俱倣此

據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絶鄫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為防邑之遇防魯邑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截去鄫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絶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

以明重合鄫也此傳與註俱明了者即穀梁謂遇者同謀也公羊謂使來朝者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亦但言夫婦謀合私請歸已之意並未言魯女淫佚通乎鄫子如宋儒所言淫奔者自何休邪陋誤作壘守輒謂魯女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聘已夫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亦情理有之其將會齊襄時必先使桓公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寧母之説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身適防他國人君無事來魯可以通情愫

講姤合者故范甯註穀梁亦云休言誕妄事所不然而胡氏復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夫衛宣晉獻已踰嫪毒然亦必不使子女獻身隣于娼戶魯僖頗自好何至如此况春秋謹嚴夫子于書法最為不茍二百四十年祇書七遇而季姬已處其一所謂遇者盟會之別名也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故古有遇禮罷幣晉接殺于盟而親于會其來有時其見有地其行事有相非如田豕草蠅可猝媾也且事在顯

著未必非僖公陰主之故夫子特鄭重其禮名之曰遇此其例與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同何劭公名教罪人甘心倚門胡君何人亦喜道淫佚如此

據胡氏云春秋内女適人則係諸國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則祗書字子叔姬是也今季姬書字而不係諸國明是未嫁則又杜撰立例矣春秋文二年子叔姬卒是既嫁而出歸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

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徒以商人弒君舍無禮于姬史官遂截去齊字祗稱叔姬又宣五年齊高國及子叔姬來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皆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是一例乃謂子叔姬未嫁可怪已極且禮云女子許嫁笄而稱字前九年書伯姬卒是也今胡氏謂季姬擇配是未許嫁矣未許嫁則并季姬之字亦無有而尚曰書字不書

字非夢寐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名崩者陷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徐戎在淮泗之間與齊魯近雅詩所稱徐方者

楚得越國而伐之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必救

之下皆記齊魯救徐之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左傳穀梁皆以遂次于匡别作一節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會牡丘為救徐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其但稱

諸侯大夫不列國名者承牡丘會也次匡者以君不

親將故次匡以待之無貶例匡衛地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公羊作螺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以中絕故特書歸鄫如始嫁文說見前

巳夘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每月盡日之名杜氏以長歷推之巳夘晦是九月三十日公穀以晝冥為晦非也震者劈歷也夷伯據傳作展氏之祖夷謚而伯字者古謚連字稱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即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無駭賜族展氏又柳下惠名展禽皆是第不知夷伯是何名何公之大夫耳若展氏有廟則係宗子之廟大宗繼所出則其所立廟即先君也惟小宗繼禰則諸

族各立父廟為小宗繼禰之廟此即展氏小宗廟也

昭十二年傳有游氏之廟註謂是鄭大夫子太叔祖

廟正與此同穀梁胡氏皆以夷伯有廟為過制何陋

陋耶

冬宋人伐曹左傳連下作一節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穀梁云夷狄相敗以徐亦戎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重地而皆不與前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及十四年秦饑而晉侯閉糴故秦伯謀伐晉卜之吉時晉將禦之先卜車右得慶鄭以鄭言不孫不從且欲乘鄭國所獻馬名小駟而慶鄭沮之又不聽及戰韓原晉侯馬旋陷濘中呼鄭來救時梁由靡韓簡虢射輩已逆秦伯車將止伯慶鄭不自來救反呼梁由靡救公遂舍秦伯而救晉侯兩俱不及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皆被髮壞形毀服從之秦

穆姬者申生姊也率太子罃公子弘左傳作太子罃弘劉向列女傳作公子弘今從向者以文十年秦伯罃卒單名罃也與女簡璧登臺履薪而請罪且使以衰絰迎秦伯示已必死伯乃還晉侯而質其太子圉于秦晉人作爰田爰易也易公田之粟以賞衆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周制卿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以料兵令使州長治之以人少則察易精也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復饑秦復餼之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是役秦為政而書晉及者以晉侯不德自有以名之

也此文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且連下文作一節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隕為石也其不言星者以所見祇隕後之石不見所隕時也五者石數也鷁水鳥名即鶂也凡鳥無倒飛者退飛倒飛也倒飛過宋都則亦遠矣六者鷁數也是月者此月以不詳何日故云公穀前誤以

已卯晦為晝冥遂曲護已說謂是月必是晦日春秋書朔不書晦則已卯晦非書晦耶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卒有氏不氏並無義例說見隱八年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魯女則有葬有不葬皆以大夫會葬為文皆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不書葬並同

秋七月甲午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曰會淮者謀鄫（鄫為淮夷所病）且東畧也時諸侯城鄫以役病不果而還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也齊人為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遂止公葢項本小國近淮公襲滅之故齊執公焉凡列國取滅皆書國于上其不書者即是本國此與成六年取鄟昭四年取鄫例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請歸公也姜不知何公女前十一年公與夫人會齊侯此復為公故請會魯

地則姜必桓女矣說見前會齊侯傳卞魯地

九月公至自會

此告至也公滅項見執猶有他事而仍書至會者以告出在會淮也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連事見意故三事三書各無義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所謂文也葢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告至書自會皆諱國惡而簡策既分則策書所載簡並無有簡者經也策即傳也向使無會卞一事則經

意盡晦矣故經書滅項知是魯事何也以不書國滅也乃無故而夫人忽會卞則于是較策而知執公焉但夫人會卞安知非文姜會襄自為出入且其書法又與文姜會襄無異安知為公請而為公急難乃接書曰公至自會則于是又較策而知為公請焉葢公為會淮而出與桓共事未有公未歸而桓可赴公夫人之請至魯地者且夫人會卞與公無與亦未有夫人不請公而公得旋踵歸魯若寘名者此皆夫子書

法一本造化單事連事但直書而義無不見並非月日名氏一字增損便可妄稱文例也若經文是簡傳文是策各有名義詳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據傳齊桓以十月乙亥卒此書十二月者以內亂故越六十日始得來赴告魯也史記六十七日始棺斂尸蟲出于戶傳作辛巳殯正六十七日初桓娶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如夫人六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

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寺人貂（即豎貂）以薦羞于公（易牙善調羞食）乞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然未定也及桓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即武孟）孝公奔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邾公羊作邾婁）

宋襄以齊桓在時曾與管仲屬孝公定為太子至是宋襄假信合諸侯以納孝公宜也五公子長幼傳無明文胡氏謂桓公君臣以私愛定長幼無據

夏師救齊單言師者魯師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初宋與諸侯納孝公齊人即已殺無虧應之此時諸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反獨與齊戰必得取勝是明借此墮桓業興伯功也後孝公伐宋實本諸此

狄救齊

魯之救齊以昭公夫人本魯女也狄何屬乎此必四公子之徒有召狄援者如周宜臼召犬戎類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與衛皆受狄伐者今邢反合狄伐衛則必邢與狄平而衛不與平故見伐然邢則甚矣毋怪乎邢之後為衛所滅也若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

恤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伐又至矣榖梁不度時不識事務謂狄之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何愛于齊而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然且謂狄不稱人其稱人者所以進狄善其伐衛以救齊也夫狄亦有長衆稱狄者狄君也其稱人即狄衆也中國夷狄雖殊而書例則一胡氏宗榖梁必謂其稱人者以進狄故其進狄者以善伐衛故其善伐衛者以善其救齊故夫果善救齊則當五月救齊時正當善之時

也正進人以善之之本事也乃經曰狄救齊未嘗人也救齊未嘗人而謂伐衛之稱人以救齊故通乎不通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事也滕子者滕君嬰齊其名也宋襄不知何事而執滕子滕子亦不知在何所為宋所執此皆無傳可考者但宋公稱人滕子稱名似乎有例而實無

例者謂去爵稱人貶在宋襄則春秋書執其稱人者二十有五稱侯者衹兩晉侯執曹伯耳一曹伯負芻弒君自立其執而稱侯宜也曹宣公無罪晉文以權譎執之而晉復稱侯何與且襄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喜亦弒君賊而執之者又稱人何也若左氏謂歸罪于民故稱人則未有宋民而可以執他國之君者齊人執轅濤塗齊桓在楚不得推諉國人也至謂見執稱名必是深貶則負芻弒君且猶不名嬰齊何貶

乎大抵執人一事君臣共之可稱君亦可稱臣與晉侯殺申生專殺在君衛人殺州吁公殺在民分例不同故邾人執鄫子係宋襄使邾人執之而亦稱邾人則邾君且無與何況邾民此尤稱爵稱民之必無義者况名與不名全非書例若胡氏謂稱人是滕子罪稱名亦是滕子罪則不惟宋稱滕稱兩稱俱亂吾不知滕子何人其所犯何事乃罪不勝誅如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公羊作邾婁後同

齊桓在時宋公曹伯並隨桓盟伐未有間也前十五年宋不知何故忽然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共事雖曹為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為此盟親赴曹國曹南者范氏云曹之南鄙是也思藉此飾惡而曹伯芥帶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則宋襄此會為無色矣此圍曹之役所由來也第宋襄不德遠遜齊桓曹南之會諸侯罕至乃東西遷怒至用鄫子司馬子魚宋襄庶兄目夷所謂己德有闕而思以責人禍豈遠乎

鄫子會盟于邾

乙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會曹時諸侯不至乃以鄫近召鄫子而鄫又不即至及至而宋公行矣乃追之至邾雖不盟然因盟而來一若已盟于邾者然故既書盟又書會且不書同會一人則人必推求而自得之以為鄫本為會來又為盟來並無罪也宋公乃訾雎暴横使邾人執之已為無禮況用之乎宋襄自此不永終矣用之有二

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釁祭禮器以畜禮辱之㫖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謂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如祭馬祖不用馬類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用人誰能饗之則直謂殺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既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齊桓既伐鄭則下文救許更不書齊侯例同

秋宋人圍曹左傳合下作一節

以曹南之會君不親至故也

衛人伐邢

傳曰報莬圃之役也前年邢伐衛圍衛莬圃故云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此謀宋也宋公曹南一會諸國罕至然且東執西討大肆不道以重失諸侯之心故諸國盟齊專為謀宋其及楚人者亦專為後年楚子執宋公張本此合証

之經而皦然者若左氏謂陳穆公修齊桓之好故盟齊則會無齊人祇列國大夫一盟其地何足脩好左氏能傳經不能解經此又一証也若序國先後並非書例説已見前

梁亡

據傳梁伯好役民以築城邑城衆民寡名曰新里前一年秦遽取新里遷民實之至是國相驚恐陰塹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之亡民實

亡之與秦何與故經書梁亡以垂戒焉此與莊十四

年書郭亡例同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魯城南門也南門本故有而今復修之則曰新

所修有舊制而今又稍變之則曰作但城郭橋道有

關啓閉不時可作而傳曰書不時者以修飾美大不

關緩急則必待土功之月然後可作今經書春則已

在冬十月後且不書正月則并在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杜氏云南門本名稷門後以增大之故改名高門

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國名

五月乙巳西宫災

公羊曰魯子曰有西宫知諸侯有三宫也何氏註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東宫少在後此不知所據然說較近理若穀梁

謂西宮是禰宮即閔公之廟則正義謂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禰即西廟則曾禰皆西列何得獨以一禰當之若謂西新轉音西可通新則前文新作南門可云西作南門乎

鄭人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伐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此狄諆為邢伐衛而齊參盟以助之以前年狄救齊抗納為齊孝所畏故也然衛之為邢病則甚矣

冬楚人伐隨隨楚與國叛楚故伐之

春秋毛氏傳卷十五

春秋毛氏傳卷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前諸國盟齊特要楚人所以謀宋故宋盟鹿上專求解于齊楚兩大使宋得仍主盟會傳曰宋人為鹿上

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不虞楚之偽許之也此盟鹿上與後會在盂俱是宋地盂會諸侯全恃鹿上乃盟甫踰時而楚反假盂之會直執宋公以伐宋要盟夷狄其足信乎

夏大旱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禾稼然三月無雨則亦愆陽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終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左公穀皆以執宋公下別作一節

以諸侯會宋地盂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因以此報之雖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共為政故鹿上要盟不足解釋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胡氏不量世事尚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五國之君並主之而又救之乎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會而曹又屢被

宋伐必不肯救宋者第楚會中國始于盟齊刼盟竊伐實始此會此則諸侯之罪書其事而義自見耳執宋公不言楚子非分惡諸侯亦非不予夷狄承上連文書例如此此與前十九年邾執鄫子不書宋公正同詳見前傳

冬公伐邾公羊作邾婁

邾為宋用鄫子鄫子魯婿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為須句伐邾則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二

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魯與盟齊而不與鹿上與盂之盟不直宋也然楚以盟齊之故使來獻捷其不言獻宋捷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與年則承上連文亦書例也說見前執宋公

傳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杜氏云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

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其稱公會者書例然也見前諸侯即上會盂之諸侯也然執不言釋此獨言釋者亦以公與會得載其事故書之並無義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邾公羊作邾婁已後並同

據傳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成風同姓成風為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

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其知返者以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文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為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之返此則因經以見之者也若取之為義則推于我曰子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而胡氏又以書取為擅夫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乃伐鄭以報盂之役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僖公兩伐邾并取須句故邾乗不備而來報之時臧文仲力諫當設禦不聽因敗績邾人獲公冑懸于邾城之魚門其無禮如此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待于泓當楚人未渡泓時宋師

已成列司司馬子魚請擊之不聽及渡泓楚師未成列司馬又請擊不聽且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遂大敗此興師自楚而書宋及者楚雖為救鄭而來而宋襄以盂盟見執本思雪恥故知其將來而先興兵以俟之大司馬諫襄曰天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是宋實興兵先阻先列宋為主而楚就之經書宋及本實事非義例也若宋稱公楚稱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

不書說見隱元年傳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

齊孝公為宋襄所納而曹南之盟齊並不與反與諸國謀宋盟于齊地今又專行討伐且親將之實怨乎甗之敗齊志在爭伯非為納君也春秋假借仁信終必敗露況襄又行詐之尤者乃蹶不旋踵彼車我徒皆轢躪及之欺世之事可為乎所謂但書事而義自

見者春秋有焉不通者于書伐書圍妄指義例春秋書伐二百餘書圍四十四而欲于此二字決是否安能辨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玆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不書名史闕之也與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

同若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令又稱子范氏云為時王所黜理或有之説見桓二年滕子来朝傳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滑本姬姓小國而附于鄭者前二十年以滑貳于衛鄭伐之滑已聽命矣及鄭師還而又即于衛故鄭再

討之周襄王不知何故使伯服游孫伯為衛請滑鄭伯不從則亦已矣乃又執王之二臣則跋扈已甚王怒而伐之宜也乃使頹叔桃子出狄兵以伐鄭取櫟則非復聲罪致討之師王綱之不振至矣宜其不踰時而召戎禍也此不及王討一字一若狄之自來伐者雖為王諱然亦曰此非王所為狄為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初襄王為世子時母后早死其後母曰惠后惠王之后生叔帶而欲立之未及而卒後母死及襄王即位叔帶乃通狄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帶帶已奔齊前二十二年用富辰之言而召歸之以親親故也至是王出狄師以伐鄭取櫟遂德狄人取狄女隗氏為后而叔帶與隗氏通因廢后頹叔桃子乃奉大叔以狄師攻王殺譚伯獲周公原伯毛伯富辰富辰死之

王出奔鄭居于汜是召寇殺人而適以自殺誘夷用儺姦宫禍國百不一當此固直書之而義自見者但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也若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即貶之

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未嘗不言出故同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出與入同入之有出猶出之有入也春秋于襄王之奔但書出而入自見曰天王出居于鄭于王猛敬王之奔則但書入而出亦自見曰王猛入于王城曰天王入于成周此真夫子之春秋也胡氏解春秋但知

有公穀而全不知有夫子如此經曰貶而書出夫襄固有罪當貶書出王猛與敬王何罪而乃貶而書入乎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據傳惠公之死在二十三年越二年而始見于此以赴之晚也是時公子圉立是為懐公懐公乃召晉大夫之從重耳者以孤偃不至殺其父狐突先是重耳出亡過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至是及秦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乃納公子于晉懐公奔高梁殺之以不告故不書是時襄王亦使大宰文公及内史興錫晉文命注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邢衛皆姬姓國皆為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距狄互相拯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衛菟圃及狄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菟圃之役並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則邢實為主而狄反為客然且前年之秋甯盟狄而去年之春狄即侵衛則鋒起肘

腹狡獪莫測于是衛文用閒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為内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逼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曰失地名滅同姓名定之為春秋之例夫失地無書名者曲禮鄭註引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為據夫獻舞即蔡哀侯也哀侯以被執書名未嘗失地經凡被執必書名如許男斯沈

子嘉類不一而足已見前傳實則哀侯之執至楚即還寸土不失觀後三年即與齊桓為北杏之會顯然在經可驗也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譚子奔莒並不書名至于滅同姓則在楚所滅雖不可考然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夔註云同姓或以為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夏陽虢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

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群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子向謂書名書爵並無史例況偶然一見尤不可據且經有闕文又有羨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羨之者也此

確論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女而嫁于宋大夫蕩氏為妻者也今為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寧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逆婦則其非禮可知也周禮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并不知誰主而胡氏謂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蕩者宋桓

公子蕩之後

宋殺其大夫

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其時武穆桓莊之族甚夥必非內娶三世便無媵氏且未聞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而敢為是說

安矣春秋有闕文又有羨文此即闕文之一耳

是年晉文勤王以左師迎王入于王城右師取大叔于温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文復請隧弗許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名杜氏謂頓君迫于陳而出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君于頓然則楚之圍陳為頓故也與前二年楚人伐陳别是一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来因紀君娶魯女盟莒于密此後桓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為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友賂莒得慶父而莒復以師責賂故僖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至是衛文欲修好于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又死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衛侯于既葬之後

變例稱子承父志也然則莒慶即莒大夫之娶莊女者洮向二盟莒慶未必無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乃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是全忘君女之得嫁大夫其于春秋前經曹然不識而欲以傳春秋可乎洮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是也惟僖八年洮之會杜氏范氏俱注作曹地非是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已未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此尋洮之盟也洮盟衛君為政而莒大夫涖之此盟則莒君為政而衛大夫涖之舊註向小國之近莒者隱二年莒人入向是也公穀謂入者得而不居今盟莒于向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公然莒地矣甯速衛大夫莊子即甯武子父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巂弗左傳作不

齊魯自長勺乘丘諸戰後相安至今此何以突見侵伐嘗以經考之齊桓卒時宋師納孝公而魯曾興師

以距之以孝公之弟公子潘其後繼孝公為昭公者

本娶曾女為妻故曾爭立之前十八年經書師救齊

者是也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追逐之鄗者齊地葢

逐之出境也諸傳不顧經因不識見侵之由弟于書

人書師嘵嘵置辨夫齊人者齊大夫也齊師者齊大

夫所帥之師總稱也此見予隱元年傳條例甚明自

陋者創為人寡稱人人衆稱師之説則此既稱人又

稱師多寡雜出為不可通于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

以我能追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既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並無義例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反以多邀之耶何悖誕至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是時齊侯親至境臧文仲曰事急矣乃使展喜乞展禽即柳下惠為詞以犒齊師齊侯始去其稱人者以帥師有人齊侯不親將也說見前

衛人伐齊

齊衛無惡專以洮向之盟為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而公兩盟之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既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衛之怨茫然立言夫衛

未嘗伐齊喪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之卒五公子爭立而宋襄遵齊桓舊約合曹衛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覦之敗齊則諸國師退而宋必取勝故齊禦宋則有之然于曹衛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衛則直宜伐衛今經書衛伐齊是衛黨魯非魯黨衛也衛怨齊非齊怨衛也且衛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為黨衛而然後伐魯也

事有始末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顛倒謬亂至于如此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即東門襄仲也强隣薦偪乞師距之亦屬恒事特乞楚則摟伐無已矣此直書而義自見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

夔熊摯之後楚同姓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據傳晉文過宋宋襄贈馬二十乘宋遂謂有德于晉背楚即晉楚乃使子玉伐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取者楚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本公爵而稱子為時王所黜也傳謂杞桓公用夷

禮故稱子謬矣前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此杞成公也成公為莊公之婿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是也今此杞子則成公之子桓公亦是魯婿後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為子桓公求婦是也但此時桓公尚幼勸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以桓幼不能朝故母攜持之以朝後三十一年始為求婦則少君初立朝且不能豈有遽行夷禮之理況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後此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則桓公也是成公

則始稱伯卒乃稱子先不行夷禮而後行夷禮桓公則此稱子後復稱伯先行夷禮而後又不行夷禮天下無父子對偶兩適相左如此經者夫魯侯無黜陟時君之權春秋亦無用夷禮貶爵之例故范甯曰杞子卒杞子來朝則時王所黜故父貶爵而子即承之此杞子來朝後杞伯來朝則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復進之此明可據者傳不顧經徒以春甫來朝秋即伐杞而策書不載其事遂造為惡用夷禮之說不知

此本有他故而史未明載春秋多有之如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即入杞此並不用夷禮也其稱杞侯並未嘗以夷禮貶也然而秋來朝而秋即伐之與此之春來朝而秋即伐其事正同蓋必有他故而史闕之矣乃彼曰惡其無禮此曰惡其用夷禮夫既來朝則雖甚無禮然猶愈于不來朝者甫來朝而遽加兵萬一不來朝何以處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杜註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見前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貳于晉也

時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以子玉為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與諸國皆在宋而我往會之與楚好也

春秋毛氏傳卷十六